

从曹植的《说疫气》看免疫力之重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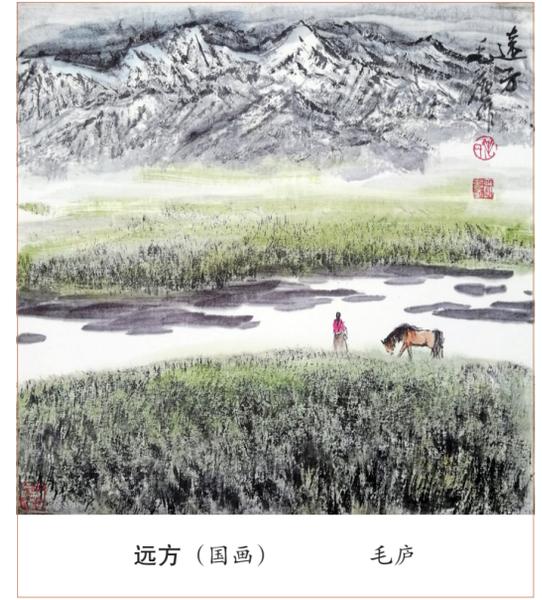
□陈嘉瑞

东汉从光武建武元年(公元25年)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(公元220年),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期,前后竟持续了196年。疫情持续时间长,传播范围广,程度剧烈。班固的《汉书》中有一句:“献帝建安二十二年,大疫。”简单的一句话记载,背后却是一场悲惨灾难的记忆。对此,曹植曾用一篇《说疫气》进行描述:
 建安二十二年,病气流行,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殁,或覆族而丧。或以疫者鬼神所作。人罹此者,悉被褐茹藿之子,荆室蓬户之人耳。若夫殿处鼎食之家,重貂累屨之徒,若是者鲜焉。此乃阴阳失位,寒暑错时,是故生疫。而愚民悬符厌之,亦可笑也。
 这一次的疫情有多严重呢?曹植的记载是“家家有僵尸之痛”,即家家有亡者;“室室有号泣之哀”,即户户有丧者。有的是“阖门而殁”,即死绝了门户;有的是“覆族而丧”,即死完了全家。直可谓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。文学史上的“建安七子”者,陈琳、徐干、应玚、刘楨四人都死于此次瘟疫。如此悲惨人寰相参照的,是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序》里的一段沉痛回忆:“余宗族素多,向余二百。建安纪

年以来,犹未十稔,其死亡者,三分有二,伤寒十居其七。”在短短数年之间,竟然有多一半宗族成员都因感染伤寒而不幸丧生。张仲景提到的伤寒疫情发生在建安纪元的前期,不想此疫以后的这一次大疫,更是雪上加霜。
 建安二十二年的死亡分布如何呢?曹植的记载说:“人罹此者,悉被褐茹藿之子,荆室蓬户之人耳。”即是说这次大疫死亡者,大都是穿着粗布衣裳,以橡实为饭、豆叶为羹,住在用荆条搭建的房子、用蓬草做的门的破旧屋舍的穷苦人。而“殿处鼎食之家,重貂累屨之门”的富贵人家,“若是者鲜焉”。这些富户人家,死于这次传染病疫的人就很少了。也就是说,死于这次大瘟疫的,基本上都是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穷苦人。
 何以如此?是疾病也偏爱穷富吗?非也!疾病攻击的是免疫力低下者。面对极强的传染源,身体强壮的人免疫力强,感染疫情的几率就小。反之,身体羸弱的人,缺乏免疫力,难以抵抗强大的传染源,感染、得病,又得不到及时救治,死亡就成了这些人的必然。而在穷富差别很大的东汉,穷苦的人家是大多数,只有极少数的人是“殿处鼎食之家,重貂累屨之

门”。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苦大众,衣不避寒,食不果腹,困苦、羸弱,大疫当前,病魔凋零者,首先是这些人。
 富人死亡者少,是在身体素质上,免疫力自然比穷人高,他们得病进而死亡的人,自然比穷人少多了。1800年前,科技力量低下,医药不发达,面对空前的疫情,人们更多的只能是听天由命。这种看似“公平”的疫情,最终显示出了“不公平”的结果。穷人富人的差别,体现在免疫力的高下上,也就显示出了“不公平”来。
 今之“免疫力”,中华典籍中谓之“正气”。“凡瘟疫之流行,皆有秽恶之气”。《黄帝内经》即指出:“五疫之至,皆向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……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避其毒气。”瘟疫具有传染性、流行性,“风生,民病皆肢节痛、头目痛,伏热内烦,咽喉干引饮。”这是瘟疫的反映,但只要“正气存内”,就能“避其毒气”。
 明有医家吴又可,他所著的《温疫论》堪称我国医学文献中论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,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。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

行之惨状,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,对瘟疫进行深入细致地观察、探讨。他认为“温疫之为病,非风非寒非暑非湿,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。”“异气”又称“疫气”“疠气”“戾气”等。这种戾气“无形可求,无象可见,况无复生无衰”,且“邪从口鼻而入”。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,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、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。指出“其感之深者,中而即发,感之浅者,而不胜正,未能萌发”;“其年气来之厉,不论强弱,正气稍衰者,触之即病”;“本气充满,邪不易入,本气适逢亏欠,呼吸之间,外邪因而乘之”。也是说“正气”及今之免疫力,对人体预防瘟疫感染之重要。
 这次武汉暴发的新冠病毒,在目前尚无对症疫苗和治疗药物的情况下,也是全靠各人的免疫力抵抗和自我修复痊愈。相关的诊疗手段,也是从增强个体免疫力着手,再一次印证了免疫力对预防和抵抗瘟疫的重要性。而在抗疫第一线,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、抵抗力较强的医护人员竟也感染病毒,甚至失去生命,也多和抗疫期间劳累过度、食休失衡,免疫力降低,病毒趁虚而入有关。他们遭到感染进而意外去世,令人十分痛心。
笔走龙蛇



远方 (国画) 毛庐

2019,我和西双版纳有缘

□商子雍



作者夫妇在老挝的磨憨口岸

西双版纳,全称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,州府设在景洪市,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独具异彩的明珠。很多年前,曾从纪录片中看过周恩来总理出访缅甸归国途中,在西双版纳过傣历新年泼水节的动人情景,让人不胜神往。不过,直到我年近古稀之时,才有机会踏上这块美丽的土地。
 由于时间太短,也因为安排不当,那是一次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旅行。两天里,去了野象谷,去了热带植物园,感觉还可以,但也仅仅是浮光掠影地走马观花,而被导游领

去的另一个地方:在一家小茶厂买质量非常一般的普洱茶,在一个村寨买质量低劣的所谓民族工艺品,尽管我分文未花,可推销手段太过,大大倒了人的胃口。其时,西安已经有人在三亚、北海这种四季温暖的地方买房过冬,而同样四季温暖的景洪,当时的房价每平方米不过一两千元,真是物美价廉啊!不过,一个能把人留下来的城市,绝不仅仅是由于房价低吧!我拂袖而去。
 尽管如此,早年在心中留下的西双版纳的美好,却常常让我神往;我愿意相信,让我略有不快,仅仅只是这个地方可称为瑕疵的很小的局部。一晃十几年过去了。2019年4月,我意外接到一个邀请:去景洪市,在西双版纳州民族博物馆作一次讲座,顺便过一个傣历新年泼水节;很多年前,在银幕上看到的西双版纳欢度这个节日的生动场景,立马在眼前重现。这么好的机会,岂能错过,于是,便有了2019年春天,在西双版纳的难忘经历。
 在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停留的整整一个星期,除了两个半天是去州民族博物馆和一家酒店讲课以外,其余时间一半是参加丰富多彩的傣历新年活动:在中心广场观赏歌舞晚会,在傣族园泼水,在澜沧江边放孔明灯;另一半时间则是用来逛夜市,参观博物馆,造访傣家村寨和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传习所,品尝民族美食。其中一个晚上,是去游览位于告庄的大金塔寺。这是一座新建的南传佛教寺院,其规模和地位,在景洪市的205座寺院中首屈一指,高66.6米的大金塔,矗立在一处高地之上,显得格外恢弘雄伟,特别是在夜空中呈现出来的金碧辉煌,让人顿生观止之叹。与大金塔相邻,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“再就业广场”的夜市,范围之大,摊位之多,人流之壮观,人气之旺盛,经营品种之五花八门,同样让人叹为观止!
 2019年4月,第二次来到西双版纳,一个星期,用眼睛看,用心感受,对这里优美的山水、宜人的气候,还有傣族、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,以及他们的生活现状,总算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。旅行过程中,对那种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都美好的地方,人们有时会慨叹:“来了就不想走,走了还想来。”再游西双版纳以后,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 万万不曾想到的是,2019,我还真和西双版纳有缘。11月,几位朋友组织了一次所谓的金三角探秘之旅,邀我加盟,有意思的是,离国出境和回国入关的地点都是西双版纳。好啊!先是在有着“澜沧江湄公河中国第一港”名号的关累港登船,沿澜沧江顺流航行数十公里,进口泰国、缅甸国土族聚居的湄公河。9天以后,又经由老挝的磨憨口岸出关,中国的磨憨口岸入关,一出,一进,从另一个层面体验了西双版纳的雄阔和靓丽。在景洪市有一天小憩,白天,被旅行社安排到一个包装成傣族村寨的大卖场活动,导购(她自称文化代表)是一位虽已36岁却依然显得颇有几分天真的傣族女子,她的宣讲虽被我们戏称为“作报告”,但还算可以入耳,货品以银器和普洱茶为主,质量都不错,更何况这里还有多种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,让人大开眼界。傍晚,去一家民族风味的饭馆吃晚餐,大家按傣族人的酒令齐声高喊:“多哥,水,水,水,水,水!”(意思是“举杯,干,干,干,干,干!”)好不痛快!晚上,则是再游大金塔寺,再逛告庄夜市,沐浴佛光,感受人气!
 又是一次依依不舍的离别。听说,景洪市的房价已经高达每平方米近万元了。不过,年近80岁的我,虽没有在这里购房的能力,也已经有过这方面的需要。我想,偶尔再来亲近斯地的机会还是有的吧,
履痕处处
 西双版纳,再见有期!



春色满园 高博 摄

春日遐想

□曹延鹏

风,从遥远的旷野吹来,跨过高山,掠过冰封的河流,吹落了岭上的一枝桃红,吹绿了岸边的杨柳。
 雨,从空明的山涧走来,落在待放的花蕾,润透萋萋的土里,冲走了所有的不幸,唤醒了春的花香鸟鸣。
 我在料峭的春夜里,蹲屋角侧听蟋蟀欢快的鸣叫。我想在暖阳的爱抚下,呼吸那灿若云锦的油菜花香。我想在湛蓝的天空中,静看春燕衔泥时的啾啾呢喃。我想在泛青的原野上,默等黎明的曙光。

樱花醉人

□曹锋

进人间四月画卷。
 楼宇间,樱花正热烈绽放。每天上下班脚步匆忙,无暇观赏,今逢周末,可驻足慢慢观赏。徘徊到洛河大桥,站定朝东望去。阳光下,洛河水清澈得让人心疼,柔情水波似陕北女子扑闪着的一双水眼眼,正清清脆唱着“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的开,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”。一大群春燕在水面忽高忽低嬉戏,河岸杨柳春风妩媚。
 “樱花复合宿雨,柳绿更带朝烟。”厂办公大楼两侧,几株樱花树在苍松翠柏间倾情绽放,在春风中摇曳多姿,像是T台走秀的旗袍女子,款款深情,引人入胜,办公大楼窗明几净沉稳耸立;站台阶上,朝东

宏伟壮美。
 眼前的樱花亭亭玉立,风中花朵水波般微微摇晃,别有一番风味。走近端详,碗口大的樱花团,朝天正吹奏温婉旋律;抑或迎风飞天舞蹈,回首对我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。眼前的粉嫩花瓣,在阳光下面晶莹剔透,似一幅水粉画呈现。樱花以高雅气质,惊艳四月人间,让人流连忘返,欲罢不能。
 返回路上,小区防疫卡口党旗在春风里高高飘扬,如浪里红鱼畅游;背景是雄伟炼塔、高高塔吊。樱花绽放的季节,风景如画的日子里,劳动者倾情奉献的身影在樱花画廊里成最美风景。

家乡的竹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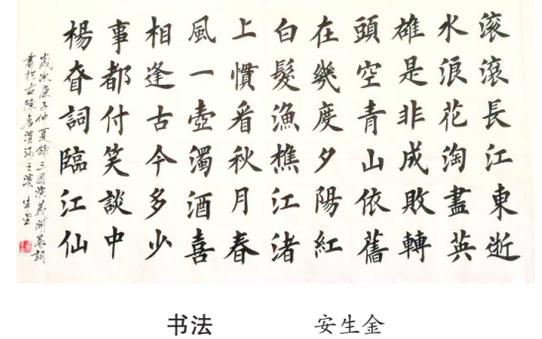
□马宽厚

我的家乡周至县,文字简化前多数人认识,有人错念作“盩屋”,字形有点像,其实差异极大。查字典,上面解释为:“周,山弯曲的地方,北,水弯曲的地方。”南倚秦岭莽莽,北傍渭水泱泱,周至这名字起得多具深意啊!
 周至、户县位于渭水之南,秦岭沟壑里淌出来大小无数条小河,浑可以近水楼台,浇灌那肥沃的田地。这在靠天吃饭的过去,实在是屈指可数,得天独厚了。值金值银该不是妄说,所以当地俗语有“周至到户县,七十二道脚不干”的俗语。
 语言是个很值得历史学家、民俗学家深入探究的课题。过去我很纳闷,从西安向南,进入洋河口不远,就听那里人说话“格哩格啦”,有了“山(川)味”,与关中人说话截然不同。但是,再向前走几百里,到达安康,安康人说话却尽都是关腔,或者近似关腔。我询问过许多人,都承认这一事实,却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 再说起我的家乡周至,同属于司竹乡,就隔了一道小小的黑河,不到一华里的路程,说话声调倒都一样,就是咬字,大有区别。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一河之隔,区别竟然如

此之大!后来听《周山至水》杂志社的编辑马选红先生说,古代可能是两个国家。一语点醒梦中人。虽隔着一道小河,现在看起来,是个小沟沟,一丁点儿水,很不起眼,但在早先的西周,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度。至今乡里老人还说“隔山不算远,隔河不算近”,推测那时候的黑河相当于现在的黄河,水量比现在的渭河要大。黑河东应当是豆国(今终南豆村),或崇国(在今户县),黑河西边是骰国(在周至县南略峪)。这自然使两岸口语有了区别。才理解了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未改鬓毛衰”的诗句。也才认识到方言的承继性、独特性、地域性如此强大,两千多年过去了,仍然残留到现在老百姓之口。这才是:山水易易,本性难移,方言也难移!
 气象科学家竺可桢曾经对中国史籍进行了深入研究,得出结论认为,汉唐时代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。古代人烟稀少,对自然环境破坏力小,竹花草树,植被好,关中乃至整个北方,雨量充沛,河渠纵横,气候温和应该是必然的。那时的河水普遍比现在大得多。我在小的时候,听老一辈人讲,旧时黑河上有专门

从事在深山老林伐木,编制成木筏、竹筏,等每年夏季发大水时飘流到山外,当时称为“箱客”。上世纪50年代,渭河上大船还可载几架马车,推车挑担赶路的人就更多了。所以“咸阳古渡几千年”,成为“关中八景”之一。曾几何时,现在连下游山东的黄河,也常有数月断流。渭河上,沿途都截流蓄湖,泾渭澜泾洋泾渭屯,所谓的“八水绕长安”,都成为今人的奢侈和梦想。唯一感谢的是,当年的老领导高瞻远瞩,早早把黑河水引入了西安。
 黑水在这些从秦岭山里流出的河流里,数它最长最大,流域面积也广。因为水深而清澈,望之泛黑,故称黑河。《禹贡》解释“九州”,说“黑水西河唯雍州”,西河当指陕晋间的黄河无疑,黑河或许就是大水引入省城西安的黑河,雍州大抵相当于现在的关中。黑水出山,就是黑水峪,也叫芒谷。古时候水出山谷,漫无边际,形成大面积湿地。所以那时漫山遍野长满芒竹,所以叫芒谷。
 我小时候,上世纪50年代,家乡每个自然村都有多个大竹园。我村方圆有许多竹匠。我已故的表哥李群芳、大侄子马尚等都是远近驰名

的竹篾匠人。他们编织的竹笼、竹筐、竹背篋、提盒筐等竹器,成为那时人们爱不释手的时髦。困难时期,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开垦,家乡的竹园已经非常稀少,但像南司竹、北司竹、竹护村、竹园头等许多带竹的村名,还能依稀映照出当年的竹林风光。
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。旧时以竹子闻名遐迩的司竹,因为黑河改道,原来的鱼米之乡,逐渐变为旱地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位于司竹的周至县农技站,在站长张清明的主导下,采集秦岭深山野生毛桃,在黑河滩沙地里实验成功人工栽植猕猴桃。现在周至成为国家猕猴桃之乡,再加上毗连的眉、户也已普遍种植,使得这里成为世界猕猴桃产业最大的基地。
 硕果仅存也是有的。司竹镇马坊村的老黑河畔,还有一处八亩左右的竹林。竹林深处住着一位年过半花甲的女士,她叫路宝莲。从小热爱文学的宝莲,与周边富裕起来的一些文学青年,联手办起“竹林文苑”。作家叶广岑、何群云、张兴海,剧作家倪运鸿、解超,县委副书记散文作者张长怀等都曾不止一次光顾过这里。



书法 安生金